



夏日驟雨



薩波·巴爾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夏日驟雨

〔匈牙利〕 薩波·巴尔著

傅佩珩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САВО ПАЛ
ЛЕТНИЙ ЛИВЕНЬ

根据俄文打字稿译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出字第03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329 字数 54,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3 插页 1
1953年8月北京第1版 195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5) 0.29元

劇中人物

罗若·米海依——土地的新主人

瑪利亞·罗若涅^①——他的妻子

爱尔席 }
若 菲 } 他們的女兒
沙 拉 }

瓦里尤·加保尔(老瓦里尤)——土地的新主人

瓦里尤·卓尔丹——他的兒子 鐵工

察沙尔·山陀尔

列茲·文采

加勒(老加勒)

加勒涅

加勒·安德拉什(大加勒)

艾謝尼

契克瓦里

契克瓦里涅

管家

洛瓦什——教員

接線員甲

接線員乙

警察

修女甲

修女乙

農民甲

農民乙

加蒂孀子

牧童

吉什——釀酒工人

時 間

今天的匈牙利

地 點

蒂薩河彼岸的低窪地區的一個農村

① “涅”，匈牙利語，加於已婚的婦女姓后。

第一幕

罗若·米海依農家的院子。早晨。舞台左边是一所比較貧寒的農家住房，房屋的牆壁粉刷得雪白，屋前是簡陋的無頂的涼台。兩扇窗对着涼台，門廊的門也朝向这里；門一直开着，但掛着一床褥單作門帘，人們出進都用同一動作掀它。涼台上放着一張桌子，桌旁有几把椅子。涼台的尽头倚着一把鍬，几把鋤头和草叉子等一般農家的用具。遮簷下擺着一個盛雨水的大木桶。舞台右边是大街，街上有房屋、樹木，远处聳立着一座有五角星的鐘樓。臨街是用低矮板条圍起的柵欄。从院里可以看見街上的一切活動。院里靠柵欄边种了几株金合欢和数叢紫丁香，罗若·米海依手里拿着小斧，在一个不大的木樁上劈木材，他年齡約有五十开外，是一个健壮結实的農民。

第一場

罗若 （劈着木材，斧头均匀地响着。劈了几块之后，用力将斧头吹在木樁上，掏出烟叶捲了一支烟，同时抬头看看天，点着烟，噴出一口濃烟，然后緩慢地向涼台走去。停在涼台边，对着門廊）你聽見了沒有，媽媽？姑娘們起來了嗎？（又看看天。）

罗若涅 （手里拿着臉盆，走出門廊，一路洗刷着。她是一个中年農妇，生着一張端正的臉，一見就使人發生好感）叫她們起來幹什

么？讓她們睡吧，地还湿着，不能鋤。

罗若 湿是湿，可是太陽一出來，馬上就干了。叫她們快点起來，大的兩個去給加勒家鋤地，小的兩個到咱們自己地里去。得抓緊時間去幹活，一耽誤草就長出來了。

罗若 湏（潑出盆里的水，把盆放在木桶旁边）罗若·米海依，該幹什么，你倒挺会分配，也挺会下命令。你直到今天还一个勁地赶着你的姑娘，就像赶牛那样。那你自己幹什么呢？你到哪兒去鋤地呢？

罗若 我現在哪兒也不去，我有事。

罗若 湏 你又有什么事？

罗若（生气地）什么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要到農会去。

罗若 湏 你要是成天去農会，我們都得束緊袴帶了。我給你拿上干糧，你赶快給我下地去，要不你就光想赶姑娘們下地。（欲下，但又扭过头來，听罗若說什么。）

罗若 你別裝瘋賣傻啦，告訴你，我一定要去農会，我既然是監察員，我就得去！我有事，懂了吧！

罗若 湏 你总是管人家的事，自己家的可一点都不管，就有赶姑娘幹活兒的本事。你这样的監察員一个錢兒都不值！

罗若 你是从天上掉下來的？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不想当，他們硬叫我当。我也不願意当土地分配委员会的主席，这些事你全知道呀。（突然生气來）我告訴你，別跟我胡纏，去……

罗若涅 瞧，立刻就神气起来了，你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呀！

罗若 那还得怎么跟你说？你怎么叫，我就怎么唱呵。

罗若涅（愤慨地）就算你在农会是个监察员吧，在家里你可不是呵。要是你在家也真是个监察员的话，那你就不会给你的女儿安排那么多活儿了！

罗若 那我叫她们干什么？把她们都摆在镜子旁边，照镜子吗？

罗若涅 不，用不着这样，只不过……你可怜她们一点吧，因为……你想想，她们还怎么找人家，你怎么给她们找得着婆家呀？

罗若 你去年是这么说，今年还是这么说，我倒想看看你明年跟我怎么说？（很快地唠叨着）“总是管人家的事，自己家的一点不管。四五年分地，就没能给自己分块像样点的地。现在不用说，更别想到手什么，都分给了别人，把自己忘了……”你别像个狗似的乱汪汪，听见了没有？我也分到了我应得的那一份儿。

罗若涅 地是分了一份儿……可是牲口呢？马具呢？打麦子的马还没上箍嘴呢。

罗若 我不要。我要是拿了不合法的东西，那我还怎么见人哪？

罗若涅 怎么见人？我看谁都不会计较这些。事情过去了，就完了。要是别人是你呀……就是这样，你呀，

造的孽也不少……

罗若 (驚異地) 什麼孽? 哪兒來的孽?

罗若涅 (猶豫地) 我是順嘴說……人是不能未卜先知的,

罗若·米海依, 也許老爺的时代还会回來或者還有別的什麼……

罗若 (高興起來) 你別担這個心, 只有太陽从西邊出來, 老爺的时代才会回來哪。

第二場

爱尔席 (从門廊里走出, 頭髮亂蓬蓬的, 打着呵欠。手里拿着臉盆。把盆放在凳上, 拍着打呵欠的嘴, 坐到凳子上。快活地望着父母) 早安!

罗若 (稍緩和地) 早安, 女兒。我剛想去叫你們起來, 好, 快点收拾收拾下地吧。

爱尔席 (打着呵欠) 到加勒家去嗎?

罗若 你和若非到加勒家去, 沙拉和米什卡到咱們自己的地里去, 要是天晴了的話。(看天。)

爱尔席 我今天不去加勒家鋤地。

罗若 (驚訝地) 為什麼不去給加勒家鋤地呢?

爱尔席 就不去嘛。今天農民青年聯盟开会。

罗若涅 (突如其來) 你們怎麼不嫌農民青年聯盟麻煩呢? 不是政治小組就是農民青年聯盟。爹在農會, 女兒在農民青年聯盟, 會搞出個什麼結果!

爰尔席 媽，这才是开头呀！我和沙尼^①已經說好了，往后我还要更加積極地参加社会活动。重新組織農民青年联盟。妇女委员会还要筹备春天的集会，一句话，我就是不給加勒家鋤地，事情已經够我幹的了。

罗若涅 这可太过份了。还要更加積極地参加！並且还跟沙尼那个小伙子一塊兒，也不管应不應該，老是跟他在一道兒，就像你們已經訂了婚似的。說不定哪年哪月，还远得很呢！

爰尔席 哪年哪月？我自己也不知道。总会有那么一天吧。我不是說过有一千遍了嘛。

罗若涅 这么說，你是要嫁給他呵？

爰尔席 嫁給他。为什么不嫁給他呢？

罗若涅 听見沒有？你有什么說的，罗若·米海依？

罗若 我說什么？我說……結婚的事，咱們以后再談，可是……農民青年联盟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工作反正好得有人去做！

罗若涅 嘿，你們一下子都成了党的積極分子啦。

罗若 对呀，因为这是必然的！分了地，这还不算完，必需保衛它。党能保衛它。讓那个小伙子察沙尔作党的工作去吧，不要他参加（揮手）什么妇女联盟！

爰尔席 那为什么？您对他有什么意見嗎？

罗若 拿一个青年人來說，他是不错，我可不想有他这样一个女婿。

^① 即察沙尔。

爱尔席 为什么？

罗若 你不是找倒霉嗎！你窮他也窮。就像若菲跟那个小伙子瓦里尤要好一样，他是什么人？切別尔工厂的普通鑛工。咱們家有我这么一个共产党就够了。

罗若 鑛工！聖誕節以后，他已經当了大官了！人家看不上咱們的姑娘了。她們真是該找人家啦，可你們也得找个像样的，在周圍留心留心或者想别的……

爱尔席 正是因为这样，我們才想結婚哪，我們已經在周圍看到了像样的……（笑。）

罗若 （若有所思地）这些小伙子什么也沒有。是呀，咱們結婚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沒有，是这样吧，媽媽？（在桌旁坐下）現在嘛，总算有点什么了。我現在有十霍尔德^①半地，猪圈里有一口老母猪，几个小猪仔，还有兩头壯实的小牛，哪怕讓它們幹活都行了，不过最好还是再長一長。唉，我从前可真窮呵，窮得直想哭。可是講到力气，我有的是，哈哈。（笑了一陣）我的力气可真不小，女兒，有一回警長坐的馬車讓我給掀翻了。还有一回……我一草叉把教堂执事打得两个禮拜沒有爬起來……

爱尔席 真好玩！您还從來沒給我們講过教堂执事这段事哪，爸爸。是怎么回事，这个执事怎么惹着您啦？

罗若 別那么爱打听了！你还在那兒一个勁兒地扯什么呀？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可有年头了！

① 匈牙利土地面積單位。

爱尔席 講講吧，怎么回事？講吧！

罗若（高兴地笑）是这么一回事……

罗若涅 你別嚼舌头啦，老廢物！

罗若（像沒听见似的）那时候这个执事不是第七个就是第八个僱我和你媽媽幹活的东家。当时只生了你和若菲。执事叫你媽到閣樓上去，把燕麥翻翻、晾晾，你媽就上去了。我剛巧在播种机附近谷倉那兒幹活，正好看見执事順着梯子爬上閣樓找你媽去了。我沒出声，抄起大草叉就是一下子，他就像灘鼻涕似的从梯子上掉下來了。

爱尔席（笑）爸爸当年可真是個棒小伙子！

罗若 是的，女兒，当年我就是那樣的。你媽当年的模样也很不錯。你的命运比我們那时候强多啦。只要你留在家裡不結婚。

爱尔席 不，我不留在家裡。我想跟他結婚。我也一定跟他結婚。可是我怎么去結婚哪？就穿这一条裙子嗎？（扯起裙角給他們看。）

罗若 叫我們怎么办呢？要是再等上三年，等我置备点东西，牲口也大了，地也能打点东西了。

爱尔席 不，不行。再等三年我就成了老处女了。想个别的办法吧，不能拖啦，再拖就要出事了。

罗若 出什么事？有吃，有穿，头頂上有房盖，你还缺什么？

罗若涅 你給他們分兩霍尔德地，讓他們种。

爱尔席 兩霍爾德地？不，我們的生活不能就是這麼兩
霍爾德地。我們要的比這個多，我們想在年輕的
時候就結婚，我們要有那樣一個家庭：電燈，無線
電……

羅若 你們看見這個丫頭沒有？你就是為了這個去農民
青年聯盟和民主婦女聯盟的嗎？

爱尔席 （站起來，默默地望着父親）跟你們說真是白費唾沫！

（從木桶里舀了一盆雨水，轉身跑進門廊去。）

羅若涅 （拍着大腿）你瞧見了沒有？你說，怎麼跟她們合
得來呢！怎麼合得來呢？（隨爱尔席後走進門廊，下。）

羅若 （站起來，望了望門廊那里，又坐下來。掏出烟來吸着。坐在長凳
上，交叉着腿，吸着自己捲的烟。從門廊里傳來收拾盤碟的聲音。他
用拳頭猛擊着桌面，大聲喊）什麼亂七八糟的，夠了！

羅若涅 （在門廊里）你別在那兒砸碎了桌子，聽見沒有！

羅若 （繼續叫喊）什麼都依着她們，還落一個不好！需要
的話，我也可以變個樣。所以說，要是你們氣急了
我，我就……（看見有人朝這裡走來，停止了吵鬧。）

羅若涅 （仍然在門廊里）你別鬧了！看我給你兩下子……
叫你變個樣兒……

第三場

老瓦里尤，農民甲、乙，以及幾個上了年紀的駝背農民
上。他們走到大門前，停下來，向主人打着招呼。

老瓦里尤 上帝保佑你，早安！（伸出手來。）

罗若 上帝也保佑你，大哥……

農民甲 （直望着罗若的臉說）自由万歲^①！

罗若 自由万歲！有什么新聞嗎？請坐。

老瓦里尤 没什么新聞，不过……好像我們來得不是時候，因为……你們在吵什么……吵……什么，嘻嘻……（嘲弄地坐下來，農民甲、乙拘謹地跟着坐下。）

罗若 我們不是吵嘴，大哥，是在打架！你費了好大勁兒養活了這些孩子，可是長大了……（揮手。）

老瓦里尤 是呵，孩子都是這樣，永遠不知道感激我們，就拿我兒子說吧，我教育他，教給他鐵匠手藝，可是他還不滿足。到切別爾去了！當鑲工！現在呢，又跑到部里去了！連到咱們這兒瞧瞧都不來了，再過些時候……還要結婚哪，嘻嘻，親家，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怎么能不知道呢？（笑。）

罗若 知道，知道，正是為了這個，在這兒吵嚷哪。我們的姑娘剛才，唉……（揮手。）

農民乙 姑娘我們有的是，可是拖拉機可沒有那麼多！這樣可不對呵！唉，你怎么侍候也滿足不了這些青年人……（搖頭。）

農民甲 真是滿足不了，怎么能滿足他們呢？我們是四五年分的地，那時候我們想，這一下可全都好了，再也不會受窮了。想的倒不錯，不過只限於我們，限

① 匈牙利解放後人們見面時的問候語。

於我們这些老头子。至於說……这些青年人，几年的时间就長起來了，結婚了，成家了，可是他們的地在哪兒呢？

老瓦里尤 他們从我們这兒繼承啊。

農民甲 什么时候？等咱們死了？我还不死哪，况且我也死不了哇，嘻嘻。（嚴肅地）我也有兩個兒子，一个女兒。

農民乙 我們剛剛分到地，就死呵？

他也笑起來，总之這場對話是在愉快的气氛里進行的。

老瓦里尤 誰嫌鄉下小，可以隨他的便去作警察，当兵，也可以去作工人。

農民甲 那也不能所有的人都去当兵，作工人哪！那么一來，地誰种哇？

老瓦里尤 这么說，那就讓他們耐心地等着吧，等着輪到他們的班兒。

罗若 耐心地等着？大哥，你最好听一听我女兒爱尔席的愿望吧，要电灯！还要無線电！哼……鬼才知道他們都想要些什么。

農民乙 現在这帮年輕人，总觉得他們的腦瓜比咱們年輕的时候的灵，他們應該比咱們年輕的时候有的东西多。讓他們等着吧，讓他們嚐点苦头。这就是他們年輕嘛！

農民甲 我們为爭取民主受过苦。

罗若 孩子們也沒有少受罪哇，这些可憐的孩子！可是

叫咱們怎么办呢！不管怎么样，总会有一天翻身的。

農民甲 咱們老头子有了民主就够了，可是年輕人要的是社会主义。不过社会主义还远得很呢！我們不是來扯这个的，我們來找你，罗若·米海依同志，想求你出点主意。

罗若 这还不現成，用不着化錢去買。

農民乙 是呵。我們來問問你……察沙尔·山陀尔昨天开始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了，听說有九个还不知是十个人已經簽了名。

罗若 嗯，都是新農戶吧？

農民乙 有新的，也有老的。就是这样。他到过我家，也去过別人家，要我們把地联起來，讓我們簽名。我沒跟他說不簽，可也沒說簽。我只对他說：“我看一看。”后來他們找我來了，我就說：“咱們找罗若·米海依去吧。”不是咱們几个一塊給大家分了地，組織了党，組織了農会和其他一切嗎？所以我們就來了。你說，咱們怎么办？咱們簽不簽哪？

罗若 我的朋友們……說得更正确些，我的同志們……我說，这件事就跟蛀了的牙一样，留下來疼，拔掉也疼……願意加入的就讓他簽，不願的就不簽！

片刻沉寂，大家驚疑地看着罗若，之后彼此面面相覷。

農民乙 我有一回，那是一九一八年，为了一件什么事，也簽过字，后來后悔得就像下了九个狗崽子的老母狗似的！

老瓦里尤 可是你呢？罗若老弟，你簽不簽哪？

第四場

加蒂躡子走上，远远站住。她是个矮小的老太婆，穿了一件半旧的黑衣服，脚上拖着一双便鞋。

罗若 我可能簽，也可能不簽，現在我还不知道。

農民甲 同志們，我們不是就为了这个才來的嗎？或者咱們一塊想一个办法，或者，咱們就加入算了。

農民乙 这事得等等看，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呢！分給我的地，現在又交回去？那么当初何必給哪？原來就不應該分，是什么样就讓它还是什么样。放牛的还是放牛的，赶車的还是赶車的，可是現在搞得連上帝都不懂这是要幹什么！

老瓦里尤 民主給我的东西，我已經心滿意足了。就讓它这样吧，別变啦。現在这样已經很好了。

農民甲 可是，同志，你不是剛說过，你兒子还想要架拖拉机 and 別的一些什么东西嗎？

老瓦里尤 他願意要什么就随他要吧。全世界都擺在他面前，他爱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就是不要拿合作社和集体農庄來麻煩咱們！

農民乙 一个人这样说，另一个又那样說，鬼才弄得清楚到底該怎么办？

加蒂躡子 （走近，站住）愿上帝保祐你們，早上平安！这